

胡致堂斐然集

卷一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九

辭免起居即奏狀

建炎己酉

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起居即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秉筆入侍日近清光有舉必書事存規鑒欲當妙選宜屬名流伏念臣種學弗優屬辭無法荐叨器使未著事功重念平奏鸞臺臣父初蒙於嚴召記言螭陛臣身復玷於寵光常情以為至榮微分之所深嚮儻仍冒昧必速顛濟當瀝悃誠仰祈聰聰收還成命改授異能臣不勝墮越俟命之至

辭免起居即奏狀

紹興甲寅

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起居即限三日起發

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頃緣急養常丐就閑一遠天
光六更歲紀豈圖踈逝尚未記存特漁新恩俾趨舊列而
臣操修弗勵學業弥荒秉筆非才見於已試出論甚寵疇
敢冒居轍罄悃悰仰祈洪造收還成命改異能

第二狀

昨淮南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起居郎臣以已
試非才具狀辭免仍依限起發迺遷前路恭候賜可至潭
州醴陵縣據進奏官報殿中侍御史常同除起居郎奉聖
旨胡寅別與差遣臣更不敢前去切念臣愚陋之資不堪
任使伏望聖慈矜憫特降眷旨除臣宮觀差遣一次

辭免再除起居郎奏狀

乙卯

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起居郎不許辭免者聞命優
隆撫躬驚惕恭惟皇帝陛下務戡世難深軫聖懷降禹湯
罪已之言震文武安民之怒親臨戎事廣攬時髦豈謂踈
蹤再蒙嚴召虜賊憑陵之際非人臣避免之時義合消軀
禮難俟屢伏念臣智能譎薄術業空踈念記注清切之班
不宜冒昧有冗散驅馳之地儻幸使令仰顧皇慈俯矜微
悃收還成命改付異能別除臣一閑慢差遣庶安愚分

第二狀

昨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起居郎尋具狀奏以智能
淺薄術業空踈難躡華途願從冗局至今多日未奉俞音
夙夕以思進退惟谷切以通班鸞省執筆螭坳君舉必書

用垂規訓克當妙選宜得英材而臣學未成家屬辭無法使遂貪於榮寵實懼速於顛隳仰冀眷慈俯矜愚悃收還成命持降指揮檢會臣前奏除一閑慢差遣使得龜勉自効萬一臣今來已至信州逸邈於行在門外恭聽賜可

應詔薦監司郡守奏狀

伏覩近降聖旨寺監長二監察御史以上薦舉監司郡守不限負數者

一右朝請大夫直龍圖閣向子諲

頃任發運使值張邦昌僭竊偽命下東南者子諲一切截送所司拘繫申元帥府餽給東南勤王之師數十萬不激怒生變者子諲之力為多後守潭州值前

政姑息所遣戍兵作亂子諲夜半登陴發兵擒捕逮曉遂定誅其亂首卒分遣之到官未半年虜騎乘百勝之威自江西來潭州欲指顧受降子諲率勵兵民盡力守城累日而後破子諲又守子城誓不屈膝及大攻迫近兵民不忍相與扶掖上馬力戰決圍而出城雖不守而二百年涵養兵民無一人投拜者節義照然不可掩也再守潭州孔彥舟馬友李完曹成百萬之衆相繼盤據子諲以數百飢卒與曹成相持衡州累月而邦昌之黨方據要路不遣授師遂致劫執比入賊中正色訓罵賊卒不敢害其才氣忠節大槩如此正是今日可用之人雖其少年恃氣陵傲而其

晚節更練淹詳所以帥廣未幾政聲翕然至公有去思委可充帥守之選

一右通直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劉子翼頃知建州南劍州值范汝為大亂之後物力匱乏民不聊生子翼晝夜疚心寬以撫民嚴以治盜儉以足用不事厨傳以虛要譽知民利病政平頌理至今二州去思之心如慕父母其人治官如治家愛惜官物通曉財利委可充監司郡守之選

一右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向子志頃知真州值女真焚劫之後本州有招安賊徒數千屯駐日夜恣橫子志用法彈壓訖不敢妄動招徠百姓通惠商旅謂

經鉅堂重錄

課利增羨朝廷有大支遣數賴其用後知明州設方略捕強盜取權臣之怒知道州奉公守法值監司以出巡為名住本州半年子志申公陳小郡窮乏應副批請不前又貽監司之怒誣以罪犯迎合權臣之意遂被罷黜至今道州寃之子志才力敏強遇事立決持身廉勤愛惜百姓百姓可以充監郡守之選

一右朝奉郎知潭州湘潭縣長承

頃知崑山縣值未勅恣橫之日承與爭論園田為民害遂被罷黜後知岳州之江平柳州之永興今見任潭州之湘潭老潭於為吏夙夜在公賦歛均平訟獄明允公人皂吏夙夜足跡不至鄉里視民如子訪吏

如寇民感其惠凡有公家之事率先辦集其持身儉約舍飲食之外一毫無所取公廉健決可以充郡守之選

一右朝奉大夫前知通州海門縣張久

項任沅州曹官值溪洞黃安俊反守倅逃遁牒州事與久賊遂攻城久倡率兵丁乘城守拒出城接戰數日之間大敗賊衆保全一州朝廷嘉之先轉四官驛召赴闕蔡京以久風貌不揚止令還任復為荆門方量指教凡經久所按視民皆帖服無有詞訟遂使一方田稅均平為長遠之利後授筠州通判為人攘奪安貧不競退閑宮祠賦性耿介不干進可以充郡守

之選

一右宣義郎通判全州軍州事范寅秩在范氏中最有知識有材幹頃摧潭州通判府事賴之以治又為宣司屬官幕畫藉之亦多見為全州通判郡政調和摘縣令賍汚民間欣快可以充郡守之選

舉王蘋自代奏狀

伏見祕書省正字王蘋早親有道潛心大業精深之識可以備論思典實之言可以資獻納士林推重臣所不如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中書舍人乞出奏狀

臣輒瀝危衷上千聰聽退惟冒昧甘俟誅夷伏念臣愚陋

不才分甘遠外昨蒙陛下曲賜記存召還左螭遂司外制
每聞訓獎常慎弗勝既潤色之非工復論思之無補日月
浸久罪愆遂多而臣父抱疾晚年不獲迎侍人子之志夙
夕縻寧出而事君忠嘉蔑著入則父事定省久虧不待人
言臣自宜去仰祈洪造俯鑒微誠除臣湖南小郡一次既
使臣得遂於孝養又令臣粗習於吏方他日復有使令誓
將九殞圖報

乞出第二狀

臣今具奏狀陳乞湖南便親一郡至今多日未奉指揮須
至再干威聽伏念臣天稟頑固才出人下自頃違去清光
歸就色養意欲講明學問以備使令雖屢易於光陰迄未

成其志好再蒙收召適當戎車親駕之日不敢辭避遂叨
禁闥腹心之選亦惟陛下在志復讐事先討叛國論初正
志士思奮臣不自揆恐於此時得以涓埃仰裨海嶽而不
思智術淺短何補於論思辭翰不工無裨於鼓動浸歷時
序多積過愆是臣出事陛下無所材退思親闈徒虧子職
有臣如此將安用之臣非不知貪慕恩蒙榮強顏就列而
思慙之性終不可移久處要津悔尤日甚上孤知遇厥罪
逾深臣是以悉罄悃悰冀蒙矜許早降睿旨檢會臣前奏
所乞施行庶幾它時猶得奔走陛下左右殞身畢命別圖
報塞臣不勝祈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待罪狀

臣於今日具奏以潤色不工論思無補仰願天聽乞除
湖南一小郡至今日多未奉指揮竊聞臣僚論臣行詞失
當臣已即時牒職事與在省以次官見在假俟命竊念臣
文學至陋謬司帝制不任所職上負恩遇退而自訟其敢
逃刑伏望聖慈早賜黜責以為詞臣之戒臣不任惶恐待
罪之至

辭免徽猷閣待制奏狀

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徽猷閣待制知邵州
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昨以空疎叨塵詞掖蔑聞
令譽徒積悔尤仰荷寬仁保全終始非臣捐軀殞首所能
報塞分憂之寄已惧弗勝次對之班豈宜輕授切緣中書

舍人在職一年不以罪去乃當此選故事具存使臣得非
所宜必致重招物議臣雖愚甚敢以死請伏望聖慈察臣
危迫特指揮寢罷待制恩命以安愚分

第二狀

臣近蒙聖恩除徽猷閣待制知邵州臣即具狀乞寢罷待
制恩命以安微分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不允切
以中書舍人與待制均為侍從之臣自來由詞掖外補必
須在職一年仍非罪譴乃膺次對之選蓋所以昭示恩禮
不輕除授祖宗故事不可違也臣頃學贊書纔踰半歲不
能精止以道刑誅令叨任邊州尚虞物議之未允况西近
清列本以待儒學忠賢之士論臣疵賤則恩禮非所施考

臣怨仇則刑誅不可免上當寵數無一而宜雖知聖慈矜
察下臣務存終始然使臣受所不當得以速官謗又豈陛
下保全覆露之本意哉臣所以不避再瀆必冀矜許非獨
臣辭受之義謹自為謀蓋名器所加必惟其稱乃陛下制
賞罰馭人群之要術也臣敢昧死上還恩命伏望聖斷俯
憐懇迫早賜指揮

第三狀

臣近具奏乞寢罷待制恩命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
旨不允臣聞辭受之際人臣所謹辭所不當辭則為偽受
所不當受則為貪臣雖九庸粗知義訓豈敢貪偽再辱聖
朝所以懇免誤恩稽違詔命者前奏已具陳之矣分當在

謹不合蒙休重念臣多積言尤久萌間毀止緣冒昧旨玷
簡知念若躡取顯名循沿近例既大違廉耻又增積於罪
辜苟物議之再喧請天威之果斷臣何足道有累賞刑伏
望聖慈矜其懇款收還成命終始保全

乞宮觀奏狀

丙辰

臣昨蒙恩除臣集英殿修撰知邵州仰荷聖慈俾便親養
自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發離行在雨雪連月道途濡緩
於二月六日方至臣父左右去邵州本任雖止六程迎侍
赴官可謂近便而臣父自去冬以來屢感寒疾氣血衰損
尚多疲曳板輿登頓未任就塗既迎侍之不皇難委親而
獨往輒披肝膽仰籲至仁乞除臣在外宮觀差遣一次任

便居住度幾不違菽水之奉日勤藥石之供臣父他日安
康臣當別圖縻殞臣不勝祈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辭免徽猷閣待制奏狀

准尚書省劄子勘會胡寅昨奏中書舍人已及一年奉聖
旨除徽猷閣待制改差知嚴州者伏念臣頃以荒蕪謬司
帝制駭幾一發將速大荷仰賴陛下日月之明特加照察
天地之量曲賜保全分以州荷俾便親養適緣嘗藥猶未
到官少効涓塵仰酬恩施豈期慈造尚尔記憐雖在江湖
不遺簪履改卑近郡次對西清併示寵榮若為稱塞人臣
之義無以有已東西南北惟命是從其知嚴州臣更不敢
辭避外所有待制職名本以寵遇儒學之士如臣無取豈

得冒居况臣昨忝詞掖未周期月豈於外補通年勞雖眷
待之隆念嘗近侍而叨逾之甚必致煩言伏望聖慈矜其
踦窘收還成命使免傾濟

承州辭免召命奏狀 戊午

准金字牌御封尚書省劄子正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召
臣赴行在所限三日起發者伏念臣器能淺薄學術荒蕪
嘗被使令未聞報効比者切於歸養屢瀆宸聽便郡疏恩
粗諧定省即之官所宣布詔條曾未淹時遽蒙收詔賜環
甚寵尽出宸衷豈臣愚庸所能稱塞礼無俟屢風夕靡遑
臣已恭依嚴命起發前赴行在所臣無任感恩皇懼之至

第二狀

臣昨准召命已即時具奏依元降聖旨日限起發赴行在外伏念臣愚昧頑鄙實無可用往者近班叨冒不聞忠儻之益假守外郡又乏最異之効虛竊贏廩賞負愧心分合投閑廢免罪悔敢謂宸衷尚記簪履再加收召恩意優渥豈臣捐軀碎首能報萬一退自量度震懼靡寧伏望聖慈憫臣便養之心怜臣數竒之迹特降指揮令臣且依舊知永州或除在外宮觀差遣一次庶安愚分

第三狀

准金字牌御封尚書省劄子二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胡寅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仍具已起發日時申尚書省者臣昨在永州仰承召命已依限起發先具奏知外臣

緣用舟行遂成濡滯既至衡山縣略到臣父左右省侍訖見不住起發恭奉嚴命再賜催促天威只尺不遑寧處頌臣何者若為稱副陛下收拾之意臣只數日間至潭州一面出嗟程前赴行在次重念臣至愚極陋無所取材豈敢仰當異恩如此之寵也具奏狀乞依舊知永州或宮觀差遣一次且令便養冒瀆天聰隕越無地

第四狀

准金字牌御封尚書省劄子三月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臣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前來仍具已起發日月申尚書者臣先具起發月日及辭免情實奏聞外恭以陛下回鑾駐蹕凡所收召盡皆俊乂如臣庸陋無取亦預招延恩

命稠重實難稱副內惟色養尤所不違仰籲聖慈俯矜誠
悃特降眷旨檢會臣累奉追寢召命以安愚分

辭免禮部侍郎兼侍講奏狀

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禮部侍郎兼侍講者
竊以文昌貳卿儀曹為清選經席勸講儒者之榮遇伏臣
臣識昧古今學迷闡奧召從遠服賜對便殿道里閭利病
之細何裨聖聽玷待從高華之列遽被親擢知効一官猶
具不克矧能共二必速顛濟方今多士並列於朝廷壽俊
皆承於顧問豈茲庸陋輟選其間敢控悃誠仰干聽聰特
降指揮收還成命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以侍親疾他日
再被委使誓當粉骨上荅隆私冒瀆威嚴無戰慄

經鉅堂重錄

辭免徽猷閣直學士知永州奏狀 庚申

准尚書省劄子閏六月六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徽猷閣
直學士知永州者寵目維新俯增愧惕伏念臣昨丁家難
違去天臺風木不停痛深色養隙駒易過奄及禫除慨此
餘生分絕榮進敢圖洪造尚尔記存西序綴行示不遺於
舊物南邦假守俾未遠於新丘汗渙初頒涕零知感便當
祇受不合具辭重念臣緣在服中稟行先訓北逾荆渚修
省祖塋南至甌閩展親世族心本甚血氣已凋總轡既頻
指筮加綬豈餘精力克任碩憂而况延閣清資儒林妙選
併令冒處尤用弗違敢籲聖慈盡收成命庶獲方尋藥石
棲息衡茅儻偷歲月之安少復神明之觀使令再及靡殞

是期

第二狀

昨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徽猷閣直學士知
永州臣尋其奏辭免竊慮道途濡滯未獲上徹天聽頃至
再有干犯威顏伏念臣孤露餘生亟蒙記錄超昇職名付
以便郡所當奔走官次少圖報効實緣累歲憂患心氣耗
傷臂指舊病因而加甚記事多忘書判又艱以此承流定
虞曠弛至於通班內閣所以待遇賢俊臣忝卿貳甫閱旬
時遽蒙恩除尤不當得今臣既懇免郡寄有自逸之嫌更
不敢輒丐祠官覲無功之祿只乞聖慈檢會臣前奏及今
次所陳特降指揮併收成命具令休息疲瘁收拾神明年

經鉅堂重錄

歲之間獲就安健自當請被任使仰荅大恩冒瀆威嚴臣
無任皇恐戰慄之至

申尚書省議服狀 庚申

禫服人胡寅右寅轍有私義仰干朝聽伏念寅於先父謚
文定為世適長子服母李氏繼母王氏喪各齊衰服祖父
祖母喪各朞今來服先父喪見在禫制昨紹興六年正月
先父得未疾初委寅以承家主祭之事於四月內得建州
鄉人劉免之書責不歸見世母升堂而拜以尽融融洩洩
之意世母者先父同堂三兄之嫂也先父震怒所患遂增
作辨謗一篇以授寅二弟寧完及三兄之子見任建州教
授憲又授大指令寅弟荅書以曉勉之寅請曰升堂而拜

融融洩洩母子事也勉之安得此言先父曰此欲離聞吾
父子也汝祖母於汝始而收存之即付吾吾時年二十有
五婚娶之初孰云無子而洎尔母氏劬勞頽復以建長立
遂承宗祀亦惟不違汝祖母愛憐付託之重於汝之大義
大未如此汝它日於世母當厚有以將意而已寅自是請
問情義曲折至於再三光文所告曾不越此且曰汝於吾
言未能一聞而信則以免之離間之言為是乎今來寅禪
制將畢遂還建州省覲世母以遵遺訓又聞諸道途得鄉
曲議論謂寅於此時當為三伯父追服此寅所不稟於先
父者也若據而行之則士大夫謂寅伸其私意于貳正統
非為人後之實若斷而不用則士大夫謂寅忘其世父故

匿服紀將以不孝之名惟仰奉義方不敢違背而參稽衆
說必有折衷謹具申尚書省伏望政僕射相公詳酌特賜
敷奏取旨下禮部太常寺定奪明降旨揮非特使寅得所
遵守不為名教罪人實足垂之四方詔示後世代候鈞旨
謹收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十

進萬言書劄子已酉

臣竊考古者人君巡守本以省方觀民黜陟諸侯而考制度故舜以五載為節周以十二歲為節蓋有常制不然則詰威戎兵征討不庭如高宗代鬼方成王伐淮夷宣王代玁狁無非事者先王之舉動惟此二端固不為苟也秦漢以來如始皇孝武乃好用兵外夷間以預遊馳騁八荒國家病矣亦未有為狄人迫遂逃避奔潰而無所定止者也至唐明皇為安祿山所叛君首以萬乘之君弃宗廟社稷而出奔姑古失國諸侯寓公為笑萬世至其後嗣習為故常代宗德宗皆一再出狩不以為耻然猶所據得形勢之

利又有謀臣猛將為之宣力扞患難能克復不至滅亡而其劉志忍辱亦不少矣豈古所謂巡狩之意哉本朝受命太祖太宗躬懷甲冑以定大業無有寧歲卒四方奠宅中土則與古威兵戎討不庭伐鬼方淮夷獫狁之事可無愧矣至真宗親駕澶州勘定北狄功尤俊偉自是以後坐致大平思欲告功神明昭示得意遂祠汾陰封太山則與古省方觀民黜陟諸侯而考制度之意雖未盡善亦庶幾焉夫此二端豈不費國勞民而國以益安民無怨咨者以其所舉凡欲為民非苦之也聖聖相繼至上皇凡五朝非以郊祀藉田未嘗警蹕城外軍民之情四方觀聽皆以為固當如此歷百餘年生長老死惟京師為安爾靖康之失既

往難悔陛下嗣位則正商高宗宣宗王所遇之時而遽循唐明皇代德奔走之跡遂不力圖興復抗志有為公卿大臣反以省方巡幸之美名而文飾之自南都至維揚自維揚至錢塘自錢塘至建康自建康平至平江三年之間國益危勢益蹙狄益橫人益恐面視過日但有不平况平江素無江山險固之強惟以陂澤沮洳數百里自保譬猶蹄涔坎井豈足以盤礴神龍一失波濤雖蝼蟻猶能困之若又遠駕縱能緩於追侵而衆怨必生定有肘腋之變不待著龜所告理之必然者也故播越隱遁天下之人皆可惟陛下則不可臣自扈從以來日夜憂懼欲奮然陳論慕斷鞅之所為竊恐宸心積久多畏在朝議論決不僉諧虛浼

聽聞無補於事欲泯默度日又念備數近侍存忘休戚分
義所同反覆思之不能自已輟以愚鄙之見條成一書綱
舉七策別為二十事論巡幸之失畫撥亂之計冒昧塵獻
其間切要輟用黃帝貼出以備省覽至於因議大休而泛
及他事者難以概舉則亦用帝表見之非敢自謂無不中
者然今日大謀恐湏如此乃能振起伏望陛下懇惻憂思
特賜詳閱如可施行即乞降付三省密院參酌去取斷為
國論即日改圖如或不然則臣所見亡竒止於如是惟備
在用何能有補願從廢黜實所甘心至於狂戇之言觸犯
顏色私自揣度理難寬貸陛下實慈天覆必能恕之震慄
雖深淺恃以無恐所有臣書謹具進呈敷進止

謝御禮促召家君劄子 御禮附

御禮以降詔命名卿父赴行在於今未到卿可以朕
意催促俾疾速前來以副延佇之意押付胡寅

臣昨日蒙陛下頒降宸翰以臣父安國未到行在令臣宣
諭催促早來臣已即時差人附書歸家具宣德意想惟臣
父荷陛下眷記如此疾病雖久亦必勉力就道入覲清光
自陳忠款臣退伏思念臣父處身孤外實無左右之容而
簡在天心從臣莫比豈非堙晦之跡蘊蓄之懷遂將感會
風雲以赴功名之盛際乎則其平生出處辭受之大致為
衆所毀而忌疾隨之未盡達于聰聽者臣固不當隱默而
不陳於君父也臣父於哲宗皇帝朝第三人賜第出官歷

荆南府教授太學博士三舍之初例際提舉學事官到任未久論薦遺逸二人為屬吏所訴以謂所薦之人乃元祐宰相范純仁門客黨人鄒浩素所厚善其時蔡京當國怒臣父沮毀學法俾湖南北兩路刑獄官置獄推治除名勒停臣父於是時已知是非倒置直道難用遂退伏里閭絕意仕官後蒙叙復屢除監司差遣終不曾赴因求侍養乞宮觀至於致仕蓋自大觀以後凡歷宰相八九人如蔡京何執中鄭居中劉正夫余深王輔白時中李邦彥秉政之時以臣父才學名望稍加附會則富貴榮顯可以立致而守道不屈甘心丘園未嘗叨受恩寵及淵聖皇帝即位累加恩命名為太常少卿又除為起居郎臣父亦以謂千載

一時遂有捐身許國之意然謹守禮義遵昔賢進退之規四具辭免方始到闕淵聖召見面除中書舍人臣父於對劄中嘗及淵聖嗣位日久而成效未見宜考古訓以圖績若夫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今紀綱猶紊風俗尚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萌百執窺觀而交間之姦作用人失黨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掃除舊迹乘勢更張則恐姦雄竊發於內夷狄恣行侵侮大勢一傾不可復正遂為耿南仲所怒謂臣父有意譏之讒毀百端因臣父辭免中書舍人至於五奏指為傲慢誣以不臣幾陷大戮獨賴淵聖照知不以為罪至遣從臣宣諭臣父即日供職然終

緣論事觸忤執政甫及一月出領偏郡逮至陛下登極復
賜收召繼有瑣圍之除臣父適以舊疾加深未任奔走僻
在遐遠纔兩具奏而給事中康執權已復祖述南仲之意
劾不為恭乞賜黜責又賴陛下寬大不行其請姑令罷免
而已至於今日眷念不忘促使造朝恩禮隆異保全所守
風動一世非木石豈不知感竊緣世方右武儒學益衰
守禮義廉耻者反加以悖慢之名喪廉耻苟得者乃稱為
恭順之行瀆亂胡聽使四維不張深可痛惜非特臣父一
身休戚所係也楊子曰周之士貴而肆秦之士拘而賤或
貴或賤或肆或拘豈士自能哉皆上之所化而其所係則
國家隆替隨之或曰孔子君命名不俟駕而行人臣之禮

也然則孟子所謂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
焉則就之者豈孟子之非乎或曰郭子儀朝聞命夕引道
人臣之禮也然則諸葛孔明高臥草廬蜀先主三往顧之
然後與語者豈孔明之非乎臣父進德修業經綸當世年
未六十鬢髮班然憂國之深屢忘食寢察其心用非願枯
槁巖穴而已素所蓄積既以古人自期則得志施為必以
古人所以事君者仰事陛下亦安敢雷同流俗苟賤諂諛
而負辱非常之知遇哉重念臣父退閑日久今在朝公卿
知識絕少必無能以心之精微達于聰聽者若不謂之曲
學迂僻則必謂之懷姦詐誕若不謂之愛身避禍則必謂
之釣名要君考於衆情大率如此欲加之罪不患無辭若

非仰恃日月之明何以俯察蔡藿之向臣一介賤息蒙陛下寵待之厚忘其僭越輒具縷陳不勝皇恐惟陛下怒而察之取進上

乙卯上殿劄子文定公云此章深得數奏之体

臣聞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成位乎兩間則與天地合其德故體元者人主之職而春秋謂一為元元即仁也仁人心也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則百官萬民莫不正而治道成矣堯舜禹傳心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謂利欲之私也行乎利欲則背於義理豈不危乎道心謂義理之公也心與私在一念之間耳私欲蔽之雖離婁不能自見也豈不微乎惟危故安之為難惟微

經鉅堂重錄

故知之為不易是故三聖研精審擇而懼其雜致一不二而懼其放不雜不放本心照然然後能執守中道無所偏倚猶鑑明水靜於人之美惡無不知也猶權輕重度長短於是之舉措無當也以此為元后而仁覆天下矣周道既衰孔子作春秋首明此心以示萬世人君南面之法更秦絕學異端並作言黃老者以權謀為心明申韓者以慘刻刻為心好攻戰者以權謀為心毀倫者以寂滅為心心体既差其用隨失學士大夫謂誠不如詐謂丕不如譎謂道德不賢於術數謂教化不捷於法令遺經雖在而帝王之迹息矣陛下濬哲文明性與道合舉天子之事傳仲尼之心使斯文不甘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夫源清者流登本端

者末正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必有其功今士風陵夷
四維未張惟利是從不顧義理利在粘罕則欲以釋怨悅
其心利在劉豫則欲亦支邦通其好利在迷國之宰輔則
欲為之羽翼以助其飛利在怙權之將帥則欲為之疽囊
以厚其毒姦邪回適民之所惡者相與封殖之使不悛守
道秉節天之所好者相與傾濟之使不立邪說爛漫人心
不正未有甚於此時聖人所為懼春秋所由作也今陛下
於仲尼百世以俟之意聖性既自得之若失体元居正端
本清源力行所知以收撥亂反正天下歸仁之效更加聖
心焉則何畏乎女直何憂乎叛賊何難乎中興之業哉取
進止

論對劄子

臣聞設官分職凡以為民受官職蒞非以為身兵興以來
衣冠失所者眾於是開奏辟之路置添差之闕廣宮廟之
任增待次之際所以惠恤之者亦厚矣而奔競日昌不安
義命方在責籍則乞叙雪已得叙雪則乞祠祿已得祠祿
則乞差遣已得差遣則乞改替已得改替則乞近闕已得
近闕則乞見闕已在見闕任則乞超擢攀緣進取肩摩輦
下士風之弊莫甚此時人以私計不便為言豈有体國在
公之念曲徇其意則闕少員多勢難均及漠然弗顧則造
為譏謠有害治道伏見舊法已有差遣未滿任及方在貶
謫者不得輒入國門所以社貪躁仕路存綱紀也臣愚伏

望陛下明詔宰執舉行成憲有馳騫不悛者仍委御史臺
覺察彈奏重懲治之庶幾澄清選授興崇廉耻合傳說惟
治亂在庶官之威無子產惠而不知為政之失誠中興急
務也取進止

二

臣聞孔子定書載帝王典誥誓命之篇垂法萬世其要在
於教威箴警初無溢美溢惡之辭所謂大哉王言言之必
可行也臣竊見比年以來書命所宣多出詞臣好惡之私
意遇其所好則譽莊跖為夷齊遇其所惡則毀晉棘為燕
石極意夸大有同牋啓快心推辱無異詆罵使人主命德
討罪之言未免於玩人喪德之失是豈代言為命之法哉

夫文者空言也言而當則為實用善者怙焉者惡者懼焉
其有益於治不在賞罰之後矣而非空言也曾謂是可忽
乎臣愚伏望陛下申諭外制之臣以飾情相悅含怒相訾
為威褒嘉貶絀務合至公詞貴簡嚴体歸典庶幾古昔誥
命之意以成一代贊書之美取進止

三

臣恭觀陛下虛心求言日吳不倦凡職事官以上悉許面
對資衆謀屈群策以收恢復之功德意甚美而比來待對
之人隔下班次有五六日至于旬時者卑官冗吏職有常
守既尔徘徊不無妨廢其間嘉言讜論稽於上達又無以
稱陛下見賢若渴之心臣愚欲望特降指揮凡當面對臣

寮若遇其日引對未及即令退具所欲論奏之言依祖宗時百百轉對故事實封於閣門進入陛下有達聰之美臣子無底滯之嘆兩得之矣取進止

四

臣聞皋陶告舜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視天好惡無私於其間而天下治矣古之世仕而有罪則廢黜之甚則流放竄殛之此堯舜之仁政非刻薄也今有罪者自非置編成得食宮祠之祿夫祿之為物天生之地成之百姓奉於縣官王府賦於諸吏凡以養民而非養有罪之用也豈不與天意戾乎臣愚謂縱未能大有變幸猶當為之分別使優賢養老均逸之美意不與得罪

斥去者等則凡因得罪斥去而與宮觀者勿與理作自陳乃加權字於提舉主管之上而其俸給人從並當減半庶幾功罪不清賞罰不偏人知所勸沮亦足少奉天討之公其於國政已非小補矣如合聖意乞降眷旨立為定制施行取進止

五

臣聞天下之惡莫大於謀為及逆先王豈不知是為深可懲戒哉然止於未萌固亦多術而未有預懸重賞誘人使告者蓋知告許之路一開則其禍不可勝言故也臣伏見昨來有言者以建昌軍人作過請降空名官告付下州郡誘人告變夫以反逆加人雖人情之所不忍然見官秩可

以告變而得則淺思寡慮與夫凶滑怨家不忍小忿而致人於大惡非難事也故自令行以來適當防秋之際建處盧陵數郡相繼告發何昔日之絕無而今乃競有耶彼建昌之禍則有所本矣不治其本而禁其末見目前之小利昧經久之遠圖將使官吏軍民盼々相祠在上者不敢治其下在下者不得持其上謀慮如此傳笑四方臣謂弭亂之要在於州郡得人至若告陳之法自來條制莫不備盡只合申明行下所有昨來已降指揮伏望聖慈特賜追寢庶幾人心不搖禍亂不作取進止

六

臣竊見靖康中孝慈皇帝以朔望分謁龍德寧德而用祀

宗廟之儀以大常官贊道知禮者非之陛下思慕兩宮發於聖情每於朔望率群臣遙拜七年于此可謂至德矣然禮以義起易窮則變正使二聖在宮無恙陛下孝支欣愉問寢侍膳固無常日而不外廷臣子致恭瞻拜當有常時以義起禮變而通之必不至若是數也臣愚謂自今已後每遇朔旦陛下宜於宮中用家人禮北望遙拜宰臣宜率百官於東閣門奉表遙致起居既畢則陛下御殿受朝如常日然至於天寧乾龍二節及冬至歲旦然後陛下躬率親王宰執已下望拜于庭以表中外臣子上壽之意雖他日二聖南還綿蕝禮儀不過如此伏望聖斷詔大臣詳酌施行取進止

臣竊見近歲帥臣監司更易頻數雖使絕人之才居之號令未及信於民而已報除代矣建官分職皆以為民令二年成資徒欲為人擇官速於使闕非為民也為政而不為政而不為民苟循士大夫饗祿營私之計則非政矣臣愚欲望陛下明詔大臣凡前宰執侍從官為州郡未滿三年不許除代其庶官知州及轉運使判官提點刑獄候到任一年方差替人其餘凡係堂除者除代以兩人而止仍皆以三年為仕如此則官有宿業之志功緒可稽士息競奪之風庶耻可立乃中興急務也取進止

臣竊謂無功而受祿則有功者不服故曰士無事而食不可也今日有之宮觀嶽廟是也臣嘗論之矣夫既以祿養無事之人而磨勘轉官暗理資任與服勤職事積日累勞者無以異事以官爵益濫任子益眾賢事不勸而用人之資格廢矣是弊政之大者豈可不為之限制哉臣愚伏望睿斷詔大臣立法應宮觀嶽廟人並不許理磨勘日月入官資任廢幾名器稍重勞逸殊科於今日興事赴功之政所補不小大臣侍從以身率之則人則繞冒之不可為而心自帖服矣所有臣前來奏論未蒙采用亦望聖慈指揮檢會特賜施行取進止

臣竊以州置通州佐守而治巡行屬縣號按察官其任重矣祖宗舊制必兩任知縣無罪犯有保舉然後闕陞通判其難其忍如此近來由判司簿尉初改官人雖為京朝官而實不曾歷親民差遣者例皆不肯忝部便欲直為通判其意以謂一經堂除即是資歷他時可以攀緣越次差遣其人既不安於小吏之分而有驟升半刺之心則必作勢威黥貨賄為民之害無所不至苟循其欲豈所以為治也伏望睿斷詔大臣嚴守格法不輕除授其已除未赴者亦乞別作施行庶幾僥倖之風勵人材之操以稱陛下奉若成憲擇吏而愛民之意取進止

十

臣竊謂孔子孟子皆生於列國戰爭之時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以俎豆為滕文公問為國而孟子以庠序為言聖賢之謀必非迂闊究觀治亂可驗不期自軍興以來布衣韋帶之士儒風掃地下無學賦民興此先哲之所深憂非國家之美事也方陛下潛心道輿日就月將發明經世之書以幸當世承學之士未有可以仰副聖懷者豈亦教導之法有所未至哉愚謂諸州教授宜慎擇老成名士以充其選仍詔守臣留意學校則九卿舉遊學之科居處飲食之制生徒多寡之額師儒殿最之法皆所議如合聖心即乞睿斷詔大臣施行取進止

十一

臣聞周公制法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以是致太平垂萬世後漢憲平時緣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此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立三互法禁忌甚密蔡扈上疏論其非且曰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事宜還守本邦豈顧循三互繫於末制乎司馬光躋其言近年指揮監司郡守不得除用土人違周公之訓蹈憲平之失出於當時用事大臣私意非良法也夫得賢才使臨本邦知利害尤悉愛百姓尤功不賢不才者雖在他方以非吾土為滋甚矣不知擇人而謬於立法此與三互同為後世笑也臣愚伏望陛下明詔大臣蠲除近禁盡公選授惟務得人有功則賞有罪則罰何

憂其徇情亂政而以疑忌不廣示天下哉取進止

十二

臣竊見比來歲旱民力已竭而國用方滋縣令近民之官尤宜慎擇而賢才可用合入知縣之人往往祿隱於宮廟而自以為能者則未必不為民宮此國用之所以日屈而民力之所重困也臣愚謂宜藉中外已為臺省寺監官依倣漢制分宰百里俟有政績不次升擢則又增重事權優假其里借以服色厚給餼廩凡軍馬屯駐本縣者許其節制其經由者悉從階級則又據今諸路縣分戶口賦入分為三等上等自朝廷除授中等自吏部注擬下等令帥臣監司同共辟奏立為定格不得差互則又用宋元嘉致法

之法以六菁為斷草年三年成任兩考成資與堂選數易
之弊則又立四條為三等縣令考課之法曰糾正稅籍曰
團結民兵曰勸課農桑曰敦勉孝弟俟及三年考其績効
已就緒者就加旌賞未有倫者嚴行程督皆無善狀則黜
汰之則又命從臣各舉二人之能任亦刺舉二人之姦贓
者皆藉於中書俟考按功實以次施行如是則縣令之選
重仁人君子有愛民利物之心者屑為之安民固本為中
興不拔之基其與用才取辨斷喪元氣以成膏肓之疾者
相去遠矣臣言或有可采望睿斷詔大臣詳酌而行之取
進止

十三

臣聞昔冉有退朝孔子問其晏也對曰有政孔子曰其事
而已如有政雖不吾用吾必與聞之既譏冉有之以事為
政又明大夫之職當與政而不與事也列國之大夫尚以
與政為先務而况天子之大臣乎夫審於音者聾於官明
於小者暗於大而以庶事不舉必躬視而行之則於大政
必有偏而不起之處矣聖人之言後世法也今左右大臣
陛下之所委任以圖中興之丕烈而兼總六曹有司之事
至於受詞所閱安牘走卒賤史一有所求皆得自達窮日
之力不得少息皆細故也而政事堂與州縣無以異矣自
頃刀筆之力偷安之人竊據此地勞心必智於簿書期會
之間以為稱當無足深恠而餘風尚在久弊未革此天下

所以疑中興之無効也臣愚欲望陛下詔宰相大臣選補六部長史凡有格法者一切付之使得各舉其職則大小詳要不相奪倫中書之務清有司之事治文移奏報各從簡省廟堂之上可以志其遠者大者久長之策恢復之功庶乎可冀矣取進止

轉對劄子

臣謹考歷古帝王保天下之要以民為本而得民心之道以食為先此腐儒之常談亦經邦之至論也舜命十二牧曰食哉惟時箕子陳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人之有食猶魚之有水水盛則魚繁減則魚耗涸則魚死至易見也民獨何以異此方七國爭雄之時爭地以戰爭城以攻尚權謀

棄仁義謂可以朝諸侯有天下而孟子獨以農桑牧養之事告時君莫不以為迂濶無効是時惟秦兵力最强鞭笞四海卒立為帝孟子之言真若迂濶矣秦惟兵之強而不恤百姓視民如草芥朝芟而夕刈之曾不三世而雍州之地峭函之固為他人所有則孟子之言乃至急至切而非迂濶也臣觀今日民力有水涸之勢其可憂不在粘罕之下陛下勿以為腐儒常談使臣得畢其臣趙充國西漢名將曹操三國英雄其用兵無不屯田積粟而今日之兵開口待哺此何理也自司馬法及戰國以來蒙恬白起頗牧信布之流臨敵制勝無不計首級而今日功狀皆言不令所級一布掩殺橫屍幾里或入水不知其數此何理也自

古臨敵有用命者有不用命者故藝祖皇帝嘗出入行間以劔斫士卒皮笠記其退縮者事定而誅之若其摧堅陷陣則賞不旋踵是謂有賞有刑旌別勇怯而今之賞功全隊轉授未聞有以不用命被戮者此何理也自古行賞其將帥勲伐尤異者則遷其官秩或封以國邑若其士卒則犒賜而已或以金帛予之而已今自長行以上皆以真宮賞之人挾券曆請厚俸至於以官名隊此何理也自古利權盡歸公上予奪操縱惟君所命如李牧之軍市租如藝祖命邊將回易之類則衣糧器械賞設之費出皆其中今煮海權酷之入過軍屯所至則奄而有之闐闐什一之利半為軍人所取至於衣糧則日仰於大農器械則必取於

武庫賞設則盡資於縣官此何理也自古制兵有事則付之將帥無事則歸之天子光武中興可謂馬上取之時矣猶且不假將帥以久權鄧禹取三輔摠數十萬衆一旦無功奪之如探囊中物今摠兵者以兵則為家厚自培植若不復肯捨者曹操曰若欲孤釋兵則不可也無乃類此乎自建炎以來易置宰執凡四十餘人矣謀慮不減政事不善雖台衡之重股肱之親一言而去之何獨於將帥而不可進退以均勞逸之任拔沉滯之才乎此又臣所未曉也自古制兵必有實數戰鬪則有敗北平居則有死亡緩急則有散逸此不能免也今諸軍近者四五年遠者八九年未嘗開落死損折傷之數豈皆不死乎抑隨死隨補乎迺

而不以告敗而不以告死而不以告補而不告不可也以
補之者姓名充死者之姓名以死者之妻子為補者之妻
子不可也不然軍籍何自而無缺乎此又臣之所未曉也
自古制兵必去冗食存精銳分為等級如所謂百金之士
千金之士則戰之所恃以必勝者其餘充勢聲備輜重而
已則所以食之役之者不敢銳卒班馬雖其等如是然無
非軍旅之用也諸軍則無不有矣避賦役免門戶者往焉
納賂賂求官爵者往焉有過咎不得仕者往焉犯刑憲畏
逮補者往焉違科舉失士業者往焉則又有鄉黨故舊之
人百工手藝之人方技術數之人音樂俳戲之人彼所以
輻湊雲萃者非有勢以疵之乎非有利以聚之乎不然人

生各有業何必軍之從此又臣之所未曉也凡今日軍政
之弊其大致如此其詳從可知矣恭惟陛下克己臨政惟
儉惟勤無華美食之奉無嬪嬙柔曼之嬖無宮室臺榭之
觀無撞鐘舞女之樂無匪頒賜予之濫寬詔屢下以民為
心惟恐傷之若保赤子者九年於此矣加以東南諸路未
嘗有數千里水旱之變民力宜足國用宜裕而上自宰相
下至縣令認認然日以軍食不給為莫大之憂索之於帑
藏則無終歲而不發之儲索之計司則無運轉而不竭之
貨索之於州縣則無陳積以待調發之物索之於百姓則
無出力佐興有餘不匱之家然而瞻軍之費歲々增益日
樞月樞急於星火要王官置審計以示覈實無隱之狀而

境土未拓叛賊未擒雠虜未殲二帝未復不幸而旱蝗水
潦方數千里連二三年因之以盜賊則必不粘罕點集劉
豫犯順而國家之大事去矣是豈小故可不思所以善後
之策乎今邊防無事之時則曰兵數衆多食不可闕也及
疆場小警則曰兵力不足敵不可當也情狀蓋盡於此其
智術機巧不施之於虜賊而施之於朝廷大要在於自封
而已官愈高則待之當益隆兵愈衆則畏之當益甚之肥
瘠耳亦何足以屈自彼觀之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耳亦
何足亦概其心哉故臣謂兵政不修則水涸魚死之喻指
目可見矣臣愚謂宜於諸軍中各選取壯勇京軍三二千
人補宿衛之缺存祖宗三衙之制使兵政有考二千人補

宿衛之缺存祖宗三衙之制使兵政有考然後命諸將揀
其軍為三等請給視之凡上功狀依舊制論首級又命各
舉所知可以為將帥者各若干人就以其軍分試之無事
則分戍有警然後聽大將指揮凡疾病而死及失律散逸
者即時具數申上闕額必聽朝旨補填屯軍所在不得侵
奪在官之利以兩淮荒地分給頃畝責委大將率次軍下
軍受田而耕其上軍則固護營屯閱習武藝諸大將宣力
有年或告勞而有疾不當強使之宜每軍置兩人一聽參
管軍馬以俟交代其謀議官許置兩人一聽自辟一從朝
廷選授諸將總軍則於州縣之事都無干預雖建使置司
其官屬猥多至數十人坐糜俸祿宜從減損凡監司守令

皆係王官與陛下分民而治者也兵將官即不得輒有按
削凡校用使臣自為隊伍者先會摠數然後分番按試若
不能挽強繫刺即黜去之勿令鼠名冗食如此之類朝廷
改紀法制示以必行則兵威不振民力自寬國用自足矣
自古建官非為他也惟以為民也凡事皆本於有民無民
則無事無事則無官而終不能無也故因事建官使民出
粟以養之事治則足矣而未有群天下之人無所職任而
祿之者也而未有以優局餼廩以待不才有罪之人者也
今日宮觀嶽廟添差下釐務可謂姑息之弊非修政事攘
戎狄之先務也非寬民力足國用之要術也此其為害亦
餽餉之次矣士大夫惟元臣故老有德有勞閔煩苦之欲

示恩意之人處以宮祠差遣自餘任事則食祿否則罷之
而已矣猶慮貧屢可恤者據品秩給以閑田可也至於監
當等官皆課利所出費用所資乃有一闕添差至五六人
者為公乎為私乎若其為公則不當差也如為私者天下
吏負猥多皆可以五六人而共一闕矣何獨監當而可乎
故凡添差與所謂不釐務悉宜減罷也喪亂以來士子廢
學失業惟志於得平時則投匭函獻封事科場則乞收試
求恩免風俗大壞宜有率勵之道將來科場宜降指揮特
展三年且令進修以待後舉比年法制從寬遷官僥冒者
衆人得任子仕流混濁當相待之宜稍澄其源凡任子之
恩遞陞一等大禮奏薦者必至朝議大夫而後許自是率

而上之不隔郊者仍須隔郊得者既艱又須嚴入仕之門
守銓試之法未出官人勿令以恩例及奏辟入官必須試
選合格乃聽注授如此之類朝廷改紀法制示以必行則
流品漸清民力自寬國用自足矣則又遴選守令而久任
之以拊循既困之民民各安業則生財之路廣公私皆濟
無乏絕之患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何為而不如志乎或謂
如臣所陳乃今日大病也而無治之之方人徒能言之耳
臣以謂不然彼數人者自陛下拔擢用之非有世家根據
難馭之形陛下灼見利害命大臣條具一幅詔書敢不從
乎握兵而不從人主之命彼將何理以自白臣知其不敢
違也若因循今日之事更加以歲月則唐末五代之禍真

可馭致矣夫濟大難之世必有拂衆之略絕人之才乃立
非常之功光武起兵誅討僭判中興漢祚宜其蕩然施恩
以收西京人心然考其所以為則用法嚴密未嘗以政悅
人至於減天下吏員十存一二而已豈聞人懷怨咨欲充
無厭之望乎孔明輔先主志在復漢唱大義於天下而所
據險僻又出吳魏之後宜尚寬大以固蜀也人然考其行
事限人以爵律人以法共始蜀人不安其後遺愛比之召
公甘棠死之日百姓如喪考妣而不聞有舍蜀而走吳魏
者人心惟是之從耳處置於公必自帖服不在溱洧之濟
濡沫之惠也漢削諸侯七國同日反景帝憂其得山東豪
傑表盍曰吳王安得豪傑而用之所用皆鑄錢亡命耳如

得豪傑亦且輔吳王為誼不反矣自頃以來朝廷稍欲裁
制冗濫恤民便國小人不利輒從而譁之或造為謠言以
駭動朝聽至謂無所得於此則携持而北去胡不覩稱臣
拜虜有一人賢智之士乎廟堂公卿無鎮浮之量亦從而
改度輟令者踵相接也嗚呼曾謂如此而可以振頹敗之
俗成中興之功哉太祖太宗櫛風沐雨東征西伐以平藩
鎮之禍收養民之功而陛下倒持太阿高拱熟視以成不
掉之勢為失民之事臣竊憂之伏望陛下出臣此章明詔
大臣考其當否早議國制若以前人已壞之迹今不可為
安知他日又不難於今日乎臣不勝納忠懇切之誠取進
止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十終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十一

論遣使劄子

臣竊聞遣使入雲中已有定議臣愚陋蒙陛下擢寘從班
職在獻納雖小事失當猶合上聞况遣使體夫縱使初下
預議苟心有所未安豈敢緘默輒形論奏伏望陛下留神
省察昔孔子作春秋以示萬世人君南面之術無不備載
而其大要則在君臣父子之義而已魯威公為齊所殺魯
之臣子於齊有不共戴天之讎而莊公者乃威公之子也
非特不能為父雪耻又與齊通好元年為齊主王姬四年
及齊狩于獒五年會齊同伐會衛八年及齊同圍邾九年
及齊盟于莒是年為齊納子糾仲尼惡之備書于策以著

釋怨通和之罪魯莊惟忘父子君臣之義也魯之臣子則而象之故公子牙弑械成於前慶父無君動於後卜齮圍人犛之丑交發於黨氏武闡之間魯之宗祀不絕如綫此釋怨通和之効也豈非為後世之永鑒乎女真者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劫二帝質塗炭祖宗之民乃陛下之讎也頃者謨國之臣自知其才術不足以戡定禍亂而又貪慕富貴是故請張為幻遣使求和以苟歲月九年于此其効如何彼之一身叨竊爵位而去曾何足道而於陛下聖德國家大計則虧喪多矣所幸陛下勇智日躋灼然獨見於邪言久惑之後奉將天討罪狀豫賊再安國步漸圖恢復天下忠臣義士聞風興起各思自効以佐丕烈譬如人行萬

里登車出門又如支梧厦屋初正基柱存亡治亂實係此時今乃無故蹈庸臣之轍踐玷國之扯犯孔子之戒循魯莊之事忘復讎之義陳自辱之辭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或謂不若是少有賤屋其二如帝何臣應之曰自建炎丁未以至甲寅所為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者誰歟見二帝之面者誰歟聞二帝之言者誰歟得女真之要領者誰歟因講和而能息虜兵者誰歟臣但見丙午而後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次失險矣臣聞但去年冬使者還言酋豪帖服國勢酋安形于奏章傳播遠近曾未數月而劉豫挾虜稱兵犯順矣女真者知中國所重在二帝知中國所恨在

劫質知中國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
吾所恨產苗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
其謂自是改圖必矣何為復出此謬計耶苟曰姑為是爾
則豈有修書稱臣厚貴金幣而成就一姑為之事也苟曰
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効可考矣况歲月益久虜精
順益闕必無可通之理也臣嘗思之陛下與女真絕則臣
下無所得而人主為義舉若通和則利歸臣下而人主受
其惡故凡願奉使通和者皆身謀非國計也陛下何不據
孔子之論而決此策乎自王安石廢出春秋天下學士不
知尊向一旦亂臣賊子接迹乎四海幸遇陛下篤信此書
孔子之志將伸於今日便當放筆削之意斷當今之事莫

則行一二大者陛下美名輝映千古矣當今之事莫大於
夷狄之怨也欲紓此怨必殄此讎則用此之人而不用講
和之臣行此之政而不修講和之事使士大夫三軍百姓
皆知女真為不共戴天之讎人人皆有致死於女真之志
百無一還之心然後二聖之怨有可平之日陛下為人子
之職舉臣等駑下伸眉吐氣食息世間亦預榮矣苟為不
然以中國萬乘之君而稱臣於讎虜則宰相而下皆其陪
臣也使借女真欣然講解以一將軍將類萬眾駐兵泗水
之上願與陛下面相結約歃盟而退不知陛下何以持之
則又欲變置君之大臣分部吾之兵將割我之地土而取
其租賦有一于此其能從之乎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則

隳敗和好將何據而可臣實慙昧思之不通是以略其古
義逸瀆聰聰惟陛下試下加未擇或舍聖意即以世讎當
復無可通之義明降指揮寢罷奉使之命刻即銷印俄頃
之間初無害日月之明適足以彰陛下好謀能聽之美免
累聖德誤國大計臣不勝區區納忠之至取進止

貼黃臣恐議者欲以遣使為忠而實行間探此又不
可者尔人惟利可以使之昌召募敢於深入之人
厚與弊資欠之有歸者必得虜中動靜或不歸則
不過喪失一夫而已何必自損名位然後可乎伏
乞聖察

又若曰通書粘罕則粘罕是親用自兵破京師取二

帝之賊於書上如何稱呼實是無辭可措伏乞聖
察

又臣聞君臣謀議務為明白若陛下心知不可則當
明白宣諭建議之臣不必舍糊隱忍以遂過舉之
失五月十一日上十三日省同奉聖旨中書舍又
胡寅論使事辭旨剴切深得獻納論思之體可令
學士院降詔獎諭

初胡寅唐陸贄職居近密屬當艱難剴廷一時利病
多所論奏詞極剴切有補當世朕甚嘉之卿智造
幾先學貫今古比言使事陳義甚明反復致詳深
切於理既推遠識復見盡忠以言語侍從之臣得

獻納論思之體披覽至再嘉歎不妄故慈漿諭想
宜知悉

再論遣使劄子

臣竊聞宰相張浚有論使事為兵家機權與臣所論事理
不同今何薛遂行不可救止臣待罪侍從初有所陳已荷
聖知今浚以輔國謀臣陛下之所改顏而禮貌之者也勢
難以臣故以沮其議臣不當力論取勝徒臣成紛紛然臣
再三思慮終未曉浚之說湏至剖析聞於聰聽望陛下留
人省覽姑且志之聖標候他日驗臣所計與浚孰中孰否
則使事之利害決矣今則未敢求直也粘罕總師二十餘
年破大遼弱我宋雖無遠略亦精於用兵其所行事盡詭

詐也今我之虛實彼豈不知尚湏早辭執謙然後足以驕
其心示弱屈服然後足以平其怒乎此遣使之無益一也
庚戌後不遣使虜兵亦不來及癸丑遣使則鈎引虜使入
國熟視而去曾不旋踵而淮南之驚奏至矣此遣使之無
益二也前我所遣四輩皆朝廷之選侍從者之臣聞其入
虜境晝夜驅馳略無禮節及其見粘罕坐受欺結忽忽而
歸未嘗得其要領也而况何薛一使臣其何能任覘國之
事乎此遣使之無益三也昔富弼之使也以一言息南北
百萬之兵可謂偉矣使歸行賞遷進官職弼方以中國未
能用兵徒賴使人口舌下虜為莫大之恥終不肯受其職
度如此乃可辨國余奉使者首先論其私事祈求恩澤一

一足意而後行所慮卑近與市井之人無異尚能明日張
膽不辱君命乎此遣使之無益四也萬一虜賊臨以兵威
肆其恐脅使人必不能就死則反以我之情告之是自敗
也死生之際唯烈士不惧曾謂何蘇面能之乎此遣使之
無益五也虜賊之所夫欲者誰不知之既有滅宋之心正
使豫劉明日就亡今日亦必赴救况而豫祈哀乞授秋高
草熟來寇何疑此不待窺覘自可坐照於一堂之上也此
使之無益六也今淮以北劉豫自以為其封疆矣河之北
粘罕自以為其土宇也使者之行豈能乘雲馭風經至虜
夜哉必渡清之阻經濁河之限然後能也至也去冬下詔
罪狀劉豫明其為賊今豫肯賓吾使人達之於虜哉臣怒

戎伐允伯則有之矣此遣使之無益七也今與虜我之勢
如兩家有沒一弱一強強者侵陵不休弱者必國其門墉
嚴其戒備待時而動庶能有濟乃欲命一僕夫啗以酒肉
悅以金帛適足以重吾之弱增彼之強而已此遣使之無
益焉八也自古兵強馬衆玩武不戢而無自焚之變者此
五湖英傑勒曜垂珪之所難也粘罕好財貪色完殘不義
特盜賊之靡耳非有保國永世兼并天下之術也度其勁
兵壯老老者死其馬之齒日已長矣其謀臣志滿意得沉
酣乎子女玉帛之女不越數年必有禍敗此易見也萬一
今冬黨助豫賊昧於一來陛下申嚴將士據大江之險以
禦之彼再而裹三而竭必矣小勝負兵家之常今未有交

兵之形而遽自納侮以示畏恐情見力屈當反為所乘非
兵家形格勢集之法此遣使之無尤也夫和人心之迎合
粘罕之意為身謀而已陛下寤寐賢才日吳不倦菲衣節
食卑宮室陋器用以養戰士固將為父兄攄覆載不同之
憤雪滄溟不滌之恥也若堅用和策則謀臣解體義士喪
氣將師偷安而卒伍泮散以為無復有輸忠効智建立功
名之日使和人自謂其說可用如此必有進漸為之漸以
國與人取悅粘罕大事去矣此遣使之無益十也獨有一
說使陛下難處者以二帝為言耳然自建炎改元以來使
命屢遣無一人能知兩宮起居之狀聲刻之音者况今歲
月益久虜必重閣惟懼我知之今以虜為父兄之讎絕不

復通則名正而事順他日或有異聞在我理直易為處置
若通而不絕則虜握重柄歸曲於我名實俱喪非陛下之
利也使或有如二帝所在一見慈顏宣達陛下孝思之念
雖歲一遣使竭天下之力以將之亦何不可之有其如難
梗悠邈必無可達之理乎以此揆之則以二帝為言者理
不難處也臣聞善為國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正其夫
義不僥倖雖屢敗然高祖出閔得董公之謀以弑君討項
羽後雖屢敗然項羽負不義之罪雖強不弱漢守其策不
變終有天下然張良燒閣之舉養虎之喻君子猶羞道之
及劉先生諸葛武侯志在復漢自操為賊亦罷三分鼎立
魏延出奇欲速孔明不求近功君子以為真天以下自任

者古之英雄規模注措大抵如比三國崛起曹氏先據利
勢蜀取後立豈以微弱之故卑下於操以苟存耶孟子曰
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今日大計只合明復讎之義周
賢才修政事息民訓兵以俟北向更無他策儻或未可惟
是堅守若夫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怒不能為至於
何蘇之行非特無効決須取辱臣所見如此豈得以張浚
有言而自抑也又况蒙詔書曲加獎諭先以為榮今為內
愧所以致詳盡義忘其喋喋心在報君非好辯也若夫君
旅之事則未之有張浚以遣使為機權者臣所未諭不敢
強為之說伏乞陛下幸赦之取進止

論衡州修城劄子

經鉅堂重錄

臣仰推陛下視民如文王好生如虞舜寬詔屢下滲漉遐
邇司郡守所當悉心竭慮以承伏德竊見衡州瀕江地米
石城壁自來只用磚甃不可見築兩知州裴廩信任衡陽
縣令仇穎之謀乞降度牒修立外城凡十餘里衡州昨經
孔彥舟用屯五十餘日上無耕種之民裴廩仇穎不恤困
苦大興五縣丁夫令自備糧向更番充役隔瀟湘大江舡
運新土鷄鳴而後見星而罷差監築官四員以提舉為名
取供給於五縣縣分遠處民戶陪備至於鬻賣妻子不能
自給經冬涉春雨雪飢凍死者千餘人而土脉䟽惡一遇
雨濕輒復剝隨又修補有同兒戲百姓愁歎痛入骨髓
提刑馬居中端坐容縱令其親戚預提舉官通同作過雪

視陛下赤子牛羊不如也衡州去行朝二千餘里守今貪
惡如彼職司又從而庇之陛下雖有深仁厚澤為此隔輩
所隔安得下究使遂百姓怨及朝廷今令廩頴乃重為欺
罔居之不疑畫圖薰香芬郁燦爛以眩睿聽而百姓疾首
蹙頰相告之狀陛下不得而見也臣愚伏望聖斷特降指
揮將居馬中裴廩仇頴先次放罷差清強官吏置獄取勘
候案上日嚴譴賜點以慰一郡五縣之民為監司守合之
戒取進上

貼黃臣伏見昨來吉州守臣呂源亦以修城搔擾遂
坐譴斥然考其事未至如廩頴之甚江西監司乃
曾

按蔡呂源今馬居中蓋庇廩頴不以上聞乃是同惡
相濟豈可輕貸伏乞聖察

又馬居中差親戚權攝所部官吏至多若心畏陛下
必不敢蔑棄法令如此伏乞聖察

論湖南漕不歸司劄子

臣伏見湖南轉運司元在潭州昨因孔彥舟盜據州城權
時移司往江今賊寇平定以是四年自來條制監司巡
歷所至不得過三日有事故不得過半月今運轉司盤衡
礪山縣公然違制俾吏人兵級依出巡法按日批請者凡
年矣不知以朝廷為有耶為無邪昨來宣諭官嘗具奏陳
乞降朝旨令歸元來去處置司而官屬侮文遷延稽故侵

漁小邑以自安便率置司不肯動甚可恠駭夫監司者郡縣之表儀也今為監司慢棄君命蔑條法如此則郡縣視効必有甚焉一路之政從可知矣祖宗分建外臺各據都會豈可以一已不便輒欲徙移畔官離次遐棄厥司此義和所以伏大刑也伏望睿斷嚴降指揮令湖南轉運司限一月內歸潭州置司如尚敢慢當重寘典憲除轉運判官薛弼自初交割遵奉詔條徑入潭州外其餘官屬各行責罰庶幾營私慢命者稍知聳懼以為監司之戒取止

請行三年喪劄子 丁巳

臣聞三年之喪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古之聖帝明王躬率天下者明於父子之恩君臣之義由堯舜逮漢初其道

不變欲其欲短喪者有之而聖人不許責宰我曰予之不仁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公孫丑欲使齊宣王為菴喪曰猶愈乎已孟子譬之紵其兄臂而徐徐云耳兄臂不可紵徐徐是亦紵也親喪不可短為菴是亦短也此皆聖賢大訓載在方冊以示後世者也及漢孝文自執謙德用日易月至今行之子以便身忘其親臣以便身忘其君心知其非而不肯改以臣觀之孝文固有罪矣孝景冒奉遺詔陷父於失禮自陷於不孝乃千古薄俗之道也自常禮言之猶且不可况變故持異如今日者又當如何恭惟大行太上皇帝大行寧德皇后蒙犯胡塵永訣不復實由粘罕是有不共戴天之讎

考之於禮讐不復則服不除寢苦枕戈無時而終所以然者天下雖大萬事雖衆皆無以加於父子之恩君臣之義故也伏觀十二月二十五日聖旨公國朝典故以日易月臣竊以為非矣自常禮言之猶須大行有遺詔然後遵承今也大行詔音不聞而陛下降旨行之是以日易月出陛下意也大行幽尼之中服御飲食人所不堪疾病粥藥必無供億崩殂之後衣衾斂藏豈得周備正棺卜兆知在何所茫茫沙漠瞻守為誰伏惟陛下下一念及此荼毒推割倍倍難堪忍推原本因皆自粘罕怨讐之切切於聖情情動於中必刑於外苴麻之服其可二十七日而遂釋乎縱未能遵春秋復讐之義俟讐殄而後除服猶當草漢景之薄

喪紀以三年為斷不然以終身不可除之服二十七日而除之是薄之中又加薄焉必非聖心之所安也昔滕定公薨滕文公欲行三年喪問於孟子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也自盡者言己之親已當竭其哀痛非他人所能止也滕文公是其言曰是誠在我至今美之未聞以為過也晉武帝為文帝服喪雖從權除服而猶素冠蔬食如居喪者羊祐欲請帝遂服三年裴秀傳元難於復古且以君服不服而臣下除之是有父子無君臣也其議遂止當時未有以孟子之言曉之者然武帝至孝感慕遂以蔬素終三年故司馬光曰漢文師公心不學變古壞禮後世帝王不能薦於哀戚之情而羣臣謏諂莫肯釐正青武以天性矯而行

之不可謂不世之賢君而裴傳庸臣習常玩故不能將順其美惜哉夫有父之親有君之尊服莫重焉豈為難於復與臣下不行而自廢人子所當為之大事乎方滕之百官皆不從也文公猶以為疑孟子曰上有好者如風下之從者如草叢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莫敢不哀者以身先之故也文公篤信而力行顏色戚哭泣哀於是時四方來弔者皆悅其得禮何則舉措合於人之良心良心不可滅故也今在陛下斷之於心身自行之裴秀傳元之言曾足恤乎陛下違離大行十有一年鷄鳴問何寢以天下養既不足以當大事矣獨有三年之服少稱孝思尚可自勉耳夫中國所以異於夷狄以有父子君臣也陛下一舉而思

義皆盡夷狄有人焉豈不心腹乎吳王夫差每出必使人謂已曰汝忘越王之殺汝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陛下衰服在躬痛苦隨之甚於夫差夷狄有人焉豈不知畏乎雖宅憂三祀而軍旅之事皆當決於聖裁則諒闇之典有不可舉盡非枕塊無聞之日是乃枕戈有事之辰故魯侯有周公之喪而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則無以墨衰即戎孔子取其誓命後世晉王克用薨梁兵壓境莊宗決勝於夾寨周太祖殂契丹入寇世宗接戰於高平古今莫不以為孝今六師戒嚴誓將北討萬幾之衆孰非軍務陛下聽斷平決得禮之變卒哭之後以墨纓臨朝令於孔子所取其可行無疑也武夫悍卒介冑之久不無倦心獨可以至思大

義感動而使之前日詔書今大將偏裨歿哀成服識者無
不稱善此乃漢祖義帝編素之節得取軍之本制勝之大
幾矣陛下更以身率之深有以感動於人仁者為此增思
慕大行之心智者為此畫撲滅女貞之策勇者為此奮百
死無一還之氣天下匹夫匹婦皆可率而効命於龍荒之
外自古所謂君臣之義父子之恩悉歸於陛下巍然為萬
世帝王之師不亦善乎昔子思之論喪禮也曰必誠必信
勿有悔焉蓋人子之喪非可再為者也今日行禮一有未
盡是為不誠不信他日追悔尚何及耶喪居三年雖若久
矣自孝子當之若白駒之過隙惟恐日月之遊也亦何久
之有如合聖意便乞直降詔旨云恭惟太上皇帝寧德皇

后誕育眇躬大恩難報欲酬罔極百未一伸鑾輿遠征遂
至大故訃音初正痛貫五情想慕慈顏杳不復見怨讐有
在朕敢忘之雖軍國多虞難以諒闇然衰麻枕戈非異人
任以日易月情所不安興自朕躬服喪三年即戎衣墨况
有權制布中外昭示至懷其合行典禮今有司集議未上
如敢沮格是使朕為人子而忘孝之道當以大不恭論其
陛下親御翰墨自中降出一新四方耳目以化天下天地
神明亦不佑助臣不勝大願臣雖守外郡不當論事然職
列禁嚴獻納論思君有責焉且其所述皆前古聖賢之論
非出私意陛下學問高明孝思深切遭此大變振古所無
雖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由舜而論僅同敝屣夫何足以解

憂者必將有將取於此言是以不敢緘然謹昧萬死薦之
聰聰取進士

乞回避呂頤浩張守呂祉劄子

臣昨蒙恩除待制知嚴州到任已來勉竭駑下思報恩施
所幸郡事例簡沙未至曠敗自可偷安歲月今輒有危懇
仰于天聰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休戚利害一関其身則
必盡誠祈籲無緣隱匿理有固然勢之必至也呂頤浩素
不與臣相知方其秉鈞臣出在外亦有相涉之事只緣前
年臣恭行誥命不合據實以頤浩嘗佐勤王之舉破其累
載叨冒元勳之計載於詞命頤浩恨臣切骨而未有以報
也每對賓客語及此事必曰向來其父之出自是上意則

則又出陛下親批以示之頤浩服事陛下致位將相尚不
知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之義其於微臣宿怨豈能出乎前
年冬臣蒙恩知邵州臣父適感風疾不可迎侍頤浩即議
移牒抑臣前去偶聞臣已請宮祠遂止然於賑濟奏狀言
及邵州見闕守臣以相中傷則知頤浩未嘗一日而忘臣
但未有其便耳今頤浩為浙西大使臣正在其屬部動有
干涉以臣愚戇安能自保下落其手此臣所以感踏者一
也前年張守被召將至闕庭臣偶因面對嘗及其短長守
初亦不知却綠章蔡事行遂怨及臣以謂臣預議議雖臣
所不預然趙鼎請臣至堂面授聖旨今臣撰進意臣撰進
意臣本不敢退思中書舍人撰詔亦有故事遂擬以進守

等從迹來由既非學士所撰定是臣之所為積此二事其
怨固當今守復叅大政必將變更已行之令為草悖蔡干
雷宛復置宣仁聖烈太后於有過之地批根事始加以罪
辟此臣所以感踏堵二也臣與呂社同鄉同年素無嫌嫌
抵是爭進見忘遂相傾濟前年冬趙需周葵相繼繫臣皆
是社畫謀臣既罷職社大得意及陛下記錄臣有與近郡
聖旨社尚遊說政府令除臣筠州則知社心惡臣在迄今
聞其獻計納說求進益甚過人揚已必悉其力則素所不
快有如臣者豈能免乎此臣所以感踏三也况此嚴州去
行闕密邇人所爭欲而臣危根鍛羽易推難庇編心疾惡
多仇少與眇然自視當赫赫之三怒若非殺誠陛下何計

計以克禍辱之及重念臣再違軒

傳謂臣頗蒙聖心簡記臣雖

之未光然危機在前誠恐蹈

意用是不能自己披瀝肝膈冒瀆威顏使臣少避願浩則

乞對移徽嫠一處使臣少避守社則乞除臣宮觀一任但

荷保全無所不可雖同草介之至賤且非本石之無知會

難當捐軀圖報萬一取進士

貼黃臣聞臣不密則失身今臣此章如蒙天慈矜念

乞因大臣奏事之際只自聖慈特有處分不賜降

出免使臣重為人所側目臣不勝瀝懇

又臣性質愚甚粗知向學慕古人責已遠怨之方亦

無記恨願浩守社之意只欲歛迹避禍而已伏乞
聖察

戊午上殿劄子

臣聞善建室者必立基故作舍道旁則三年不成善奕棊
者必布勢故舉棋不定則不勝其偶為天下國家猶建室
家與讐敵爭勝如奕棊而無成謀其可乎陛下搃師復極
十有二年中原之禍益深生民之力益困中興積効茫然
未立夫以聖學日躋恭儉克己臨朝向久明習國家事可
謂謨主矣然為其事而無其功豈不曰計畫未嘗前定故
歟人主之職莫大乎論相久才政事皆由相而後舉今十
有二年之間易相至於九人賢者用未及盡憂讒畏禍而

經鉅堂重錄

而已不去肖者持祿懷寵坐待黜免而後行昨日所用之
賢才明日指為邪佞者有矣今日所行之善政他日以為
誤國者有矣朝廷無不改之念臣下無任之功軍士無堅
守之心百姓無固結之志持此而語欲此中興豈不猶充
飢以畫餅利涉以土舟者乎宰相不職而更用賢才當也
教不職數更用昔人所謂誤豈可數無力陛下知人之哲
亦有愧於古耶夫此九相者其操術智慮必不尽同求其
同而用之又將疑其為朋黨求其不同而用之正猶病者
用醫一以為寒一以為熱一進溫補一專導利務不同以
苟免而病者亦斃矣然則國家何利為坐此之故奔斃恣
睢惟利是從而仕風愈壞或和或戰俄怯俄勇而軍律益

隳改更紛錯前後乖違而政事益不修舉措既煩財用橫
費而民生益不樂夫此四者國恃以存今而若此雖日月
行一美詔時建一善事僉言稱薦收召一君子交章論列
罷退一小人祇為無益而已淺士短識久誦中興智者寒
心方憂極弊若不及時大有變革改紀國政以趨事功而
因陋就簡日復一日至於智者無以善後之時正使良平
復生不能為陛下計矣昔先武中興東晉南渡其所措置
務適時宜於舊法亦不尽循事雖不同同歸於治伏望陛
下慨然遠覽詔兩府大臣及時侍從臺諫官條具今日立
國之大計經文可行之務損益因革之宜各令展尽底蘊
於十日內畫一具奏陛下苗神省覽斷自聖裁若大臣議

紕則參用侍從臺諫之言若論思疏駁不當則專守廟堂
之策仍集百執議于都堂衆心僉同三占從二定為國論
以次施行從此者嚮明爵賞違此者威用刑罰加以歲年
力行固庶幾經綸有叙用所式孚可冀中興之效不然雖
人材衆多文法良是而大計不定猶丹楹刻桶輪奐翬飛
於浮沙之止水至則蕩然矣雖卒武兵利若可禦敵而勝
勢不立猶坐分客主局合龍蛇而一枰之上無有生張亦
不待戰罷計路而復知其敗也今虜據汴京士氣恐懾量
歛歲久民心已離惟陛下早圖之若揖遜救徐行極溺臣
不知所稅駕矣取進士

臣有誠懇仰干天聽內量儲易甘伏誅戮臣者昨蒙恩擢
真詞掖文字疎謬遭致人言聖度寬容許其善去外除三
郡皆以便親政効無聞復蒙收召前後聖旨催促非一感
戴恩遇如此之厚雖卒先厚卒身膏草野亦何足以仰報
重念臣父比得未疾至今未安臣為長男義難遠去左右
今來恭趨召昔雖景教忠之言退顧私情實同駒犢既至
行闕復覩天先在臣愚分已為榮遇伏望聖慈矜憫特
徐臣在外宮觀差遣一次且令就養臣年方強仕筋力未
衰九殞報恩尚期他日取進止

辭免直學六院子

臣伏蒙聖恩令臣兼直學士院伏念臣學疎才陋不能文

試郡累年人加荒廢今於本職之外兼侍講席一身二任
已惧弗勝敢不自量復司內制况自來學士院闕官多是
西掖詞臣權攝事體為順今絲綸之任咸已當才豈宜使
臣暴其所短或當視草傳笑四方不惟自連顛隳宴恐仰
累國累體伏望聖惡寢罷恩命別付賢能庶安愚分取進
止

乞春秋傳序劄子

臣伏仰陛下獨智遠覽稽古圖治知制世御俗之略莫備
乎春秋斷自宸衷服膺獨好固已糝糠五傳糟粕百家深
造仲尼之蘊矣臣父壯年刻意白首成書乃值此時可謂
天幸比反奏御仰愜聖心褒稱之言多士傳誦賜金加爵

併示恩賞斯文不墜天寶興之昔司馬光編集歷代史記
神祖皇帝愛皇帝重其書錫之美名寵以冠席中更崇觀
邪說並作屢欲毀板賴序而存自仲尼在時尚有罪我之
慮蓋珠討亂賊大法既闡或所不便心思詆廢自古如此
何獨于今伏望陛下萬機之餘略御翰墨著為法語勒于
經端庶幾一字之褒有同華袞之贈聖謨定保人誰間言
共以雲漢之章非力所然而日用之照容乃光則來冒瀆
威嚴伏俟誅殛取進止

議服劄子

臣有孤危之誠不敢自隱須至詳瀆天聰臣閩人也閩之
俗地狹人稠計產養子臣祖母憫臣之必不生也委臣父

牧養之臣一其時年二十有五方事婚娶豈有無子之慮
而必至牧養堂凡已棄之子者緣臣祖母知書好善告戒
之切於是撫憐鞠育以為元嗣凡幼時疾病粥藥之勤長
後教訓維推之備義方恩愛老而彌焉最後感疾附臣王
祭於臣大恩本末如此而世俗常情重利輕義童生忽死
見臣父既沒即謂臣合與伯父追服行心喪臣在禫制中
嘗具申明乞禮官詳定行下其狀中詞指婉白欲使議者
知其牧趣至今未有與決萬一此事繆誤非獨陷臣於無
妄之疾累先臣立嫡之志亦有千國家事體據禮為人後
者為之子不得願其私親聖人以此使天下後世之為人
父子者定之法入而有二父是二本也二本則兼愛孟子

斥墨氏為禽獸以此是故漢宣帝衛太子孫也為紹帝後則不敢奉悼王其禮本於正始之初英室皇帝漢安懿王子也為仁宗皇帝後則不敢崇濮陵其禮謹於治平之始獨漢哀帝背孔光傳喜師丹忠諫信冷褒段猶董宏朱傳邪說追尊定陶王至今非之士大夫過房子甚衆皆不聞有敢行北者姑以近者論之通經有德如楊時營私好利如席益皆為人後未嘗解官持心喪也孝子事死如事生設使所後之父母尚存而為私親行此禮敢乎如不敢行於生前而敢行於死後是不以死者為有知也則稱子孫奉祭祀出於誠乎人而若是不得單斃其死矣雖然此特論常禮也紹興令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齊衰不杖期中

心喪三年臣伯父以建炎三年身故臣父其時方遣使仕於行朝而不使行臣降服之常何也其意若曰臣之過房異於世俗之過房如事是是不可以常禮處者耳然則如之何而可原臣之所以得生及先臣不使臣行降服之意摧再從伯父與所所生父之中行同堂伯父之服齊衰不杖期斯得禮之節矣夫義歸於一則心無二用禮重於租則本之立道生以生此為人後庶乎其可以報再三之恩也至於歲時厚致思紀於先伯父一位則又有先臣之治命臣今奉承惟謹若或議者以不服心喪三年為臣罪能雖削官永弃亦所甘心臣遠守郡章方乞祠館無由自訴於旒宸之前惟陛下天慈畝神深察則知臣父所行與臣所

執實干國家事體非獨一己之私利害也冒瀆威嚴不勝
皇恐取進止

宮祠劄子

某輒有誠悃仰干朝听某昨於三月內以心忡指弱乞從
散局蒙降詔書不賜俞充孤遠之蹤感荷記憐且券勉修
官業上副聖眷緣自入秋以來暑毒發作遍體腸瘍急於
療治導利過當遂成瘧疾寒熱交攻氣幹荏然日夕憂皇
慮曠職守非不貪戀蕃宣寄之俸祿之厚情不獲已又不
敢再具奏狀頻瀆天聰伏望鈞慈察其懇迫特賜敷奏除
一在外宮觀差遣任便居住少加沐養復誓靡捐某昨具
誠懇以瘧疾所若陳乞在外宮觀差遣竊慮未蒙矜許須

至再瀆朝听伏念其緣夏中伏暑瘡瘍橫生涼劑所攻復
損正氣寒熱交戰療治未痊飲食益微瘦瘁加甚尚當郡
寄晨夕不遑雖使竊食祠庭亦恐非所當得伏望鈞慈函
賜奏陳收還職名解罷所任俾獲訪尋鑿藥早就安愈他
日復被任使謹誓靡捐

卷十一

經鉅堂重錄

卷一